

裁军谈判委员会

CD/PV.156

18 February 198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

第一百五十六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2月18日星期四

上午10时30分下午3时30分在  
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穆哈默德·贾法尔·马哈拉蒂先生（伊朗）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蒂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博赫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萨德利尔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德克莱克小姐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先生

吴维温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斯金纳先生

中 国:

田进先生

俞孟嘉先生

杨明良先生

王芷芸女士

古 巴: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斯特吕卡先生

齐马先生

埃 及:

赛义德·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默佩尔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冯登哈根先生  
克林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安瓦尔·萨尼先生  
苏普拉普托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西马尼翁塔克先生

伊朗:

马哈拉蒂先生  
莫哈马蒂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迈纳先生  
南吉雷先生

穆里乌·基博伊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拉哈利先生  
哈尔福尤先生

荷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巴尔迪维索先生  
贝纳维德斯先生  
索恩伯里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鲁辛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典:

图尔森夫人  
利德戈尔德先生  
希尔特纽斯先生  
伯格伦德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隆丁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璩莫夫先生  
甘贾先生  
伊波利托夫先生  
巴沙诺夫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林克夫人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伯克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冈德森先生  
米斯克尔先生

斯科特先生

伦纳德先生

委内瑞拉:

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巴格巴尼·阿代托·恩藏热亚先生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夫人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贾帕尔先生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以大慈大悲真主的名义，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一百五十六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今天我的发言名单上有加拿大、埃及、秘鲁、南斯拉夫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等国的代表。

现在我请名单上的第一个发言人、加拿大代表麦克费尔大使发言。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先生，首先让我对新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代表们表示欢迎，并祝贺你担任我们这届会议开头一个月的主席。我不仅要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对会议主席的传统支持，而且还要向你表示历届裁军谈判委员会第一个月会议主席都曾得到的同情。我自己是过来人，我知道这种同情是需要的，你已经得到了这种同情。

我还要向你的前任主席表示敬意，他担任去年裁军谈判委员会最后一个月的主席，这也是一项不仅值得赞扬而且值得同情的繁重任务，他确实值得并已得到我们大家的赞扬和同情。

我想再用一点时间对我们先前的意大利同事表示悼念。我这样做也是因为他在这里表现出人道主义、幽默感和友情，我还想不起有哪一个象我们这个会议那么复杂的国际会议上具备以上品质显得更加重要。我认为他具备这些品质并且表现了它们。我想我们应该纪念他，在困难时刻从他为我们树立的榜样中汲取鼓舞力量。

今天，我愿意谈一下裁军谈判委员会在我们今年前段工作努力的中心，即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以前时期的一些活动。为此，我愿意就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委员会内外目前情况下，可以在哪些方面最好地发挥它的作用，提出我们的看法。

由于种种原因，1982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但在二十世纪，似乎每年都不平凡，既有良机也有风险。今年，由我们支配的可抓住良机的时间特别短促。同样，这个机构的历史也短，自从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建立本委员会以来，只有短短的四年时间，要作出能持久的判断可能为时过早。尽管如此，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将代表国际社会对这个机构的效能和它在委托它处理的重大问题方面取得进展的能力作出评价。我们关于这种评价的结果肯定应该有清醒的想法。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国际安全与裁军谈判委员会：

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的国际气氛中进行工作。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进展，或缺乏进展，同样不可避免地要反映会场以外的世界局势。无论程序上的策略多么及时，无论文件的起草多么巧妙，都无法抹煞这样的严酷事实，即裁军谈判委员会只能在国际生活现实所容许的范围内取得进展。

目前的国际条件告诉我们，国际安全和稳定不能视为当然。国际上严重关注的一个焦点——阿富汗——现在又加上了另一个——波兰。不论当地的情况可能有多大区别，我们许多人都从两国局势中得出相同的结论。毋庸置疑，波兰事件雄辩地——和可悲地——强调了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某些人可能认为这个国家发生的事纯属国内事务，但可以肯定，它对东西方之间建立新的信任气氛的最近前景具有深刻的消极影响。因而影响到我们的讨论，以及我们取得进展的可能性。

欧洲稳定和安全的远景，其影响远远超出它们本地区，在世界其他地区，情况也是如此。同其他人一样，特鲁多总理最近曾经指出，经济问题和国际争端，在数量和复杂程度上，都增加了。可悲的是，在所有各种国际关系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事实上，东西方之间和南北方之间的关系问题，能源问题，核扩散问题，环境保护问题，难民问题以及零星分散的暴力行为和战争，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一种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

可是，不论当前的国际气氛如何，在寻求裁军谈判委员会自身所规定的目标的过程中，作出一切努力，探索一切途径，难道不符合大家共同的利益吗？我们的期望当然必须受到国际局势迫使我们面对的现实的限制。我们不相信无视这些现实就会更容易解决现实所提出来的问题。求助于“政治意愿”是无济于事的。但是我们应当继续进行工作，我们主张进行真正的谈判，而不是对抗。

那么又怎样估计裁军谈判委员会这届会议能否取得成功的前景呢？我们是否应从最近一次联大的成果中得到鼓舞呢？联大通过了许多决议，但是，同本委员会工作有关的，涉及任何实质问题的决议，却没有一个是经联大协商一致通过的。这就不能说是个进步。同样，一些符合提案国的利益多于符合整个国际社会利益的决议的出现，也不能理解为是个进步。此外，联大还通过了其他一些决议，希望以组织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上的措施来解决实质问题，把这些问题转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尤其是在本机构工作负担已经过重的时候，这种做法是否有好处值得怀疑。

这些都是事实。只有在更充分地认识这些事实并愿意处理它们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对大家都希望取得成功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作出贡献。我们能不能做到在1978年协商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取得建树而不是有意无意地破坏1978年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呢？难道我们不应该以导致那个协商一致意见的考虑作为指针，并在前进的道路上努力达成最高程度的协议吗？

我曾于去年春天指出过，我们认为委员会应该对我们的行动方向作出客观的评价，理由就是因为我们正逐步接近下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因此它拥有独特的权威性，这是事实，但是我们要再次重申，它的权威性最终取决于它取得的成果。今年我们的会期较短，但人们却期待委员会作出更大的成绩。因此，让我们正视它并比过去寄予更多的希望吧。这些就是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以前影响着委员会所承担的各项任务的国际和国内气氛。我现在想简单地谈一谈这些任务：

那些参加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工作的人是有理由感到满意的。起草最后的化学武器条约所涉及的许多最复杂的问题已经辩明并确定下来。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有些是实质问题，有些是技术性问题，特别是核查可能的条约的条款问题，当然，也有一些是更带有政治性质的问题。

我们感到极大遗憾的是，由加拿大、波兰、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日本共同提出的关于化学武器的传统决议没有在上届联大协商一致通过。这个决议没有取得协商一致意味着如果在本委员会有人提出，就是可能在程序问题上进行长期的辩论。我们认为并且担心，这样的辩论会因为形式问题而损害其内容。但是，我们深信这样的辩论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希望并期待着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任务范围问题能在本委员会协商一致通过。

很多人期望《综合裁军方案》将成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中心问题”。在我们努力拟订一个可为各方接受的综合方案过程中，促成协商一致的程序特别重要，这个程序在于找出协议的最低共同点并把它提到最高共同点。这个程序需要有耐心和灵活性，因为只有通过妥协才有可能达成协商一致。还有重大的问题遗留下来，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协商一致决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还是感到有信心，因为在举行审查会议的问题上，看来是逐渐趋向一致。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们仍然认为，缔结一个放射性武器条约有利于杜绝一种可供选择的武器和它的研制前景。我们并不夸大这样一个条约的重要意义，但是我们的确认为它是一项积极的步骤。既然这样，如果有可能——我们认为有可能——到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开会时完成这一条约的案文，那将是表明裁军谈判委员会有能力产生协议的第一个具体的证据。正是由于这一象征性的理由，我们认为完成一个案文比在其他情况下更为重要。还有若干建议可以纳入放射性条约案文中去，特别是瑞典提出的那个关于保障民用核设施不受攻击的建议。本谈判机构肯定完全有能力连同已经进行的、关于条约的工作一起，认真地处理这个问题。

在我们看来，现在对消极安全保证问题的各个方面都已探讨过了，而且往往是非常详尽的探讨。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是取得协议的最高共同点的时候了。在目前情况下，由于本委员会众所周知的原因，看来不会商定什么“共同方案”的。因此，我们支持这样的建议，即作为一个临时性解决办法，设法由安理会在一个措词合适的决议里面宣布各个核武器国家的消极安全保证的总结。我们相信，由安理会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期间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裁军谈判委员会内部关于核武器问题的讨论——我们还不能称它为谈判——快要恢复了。在上一届会议上，这一讨论的某些方面使我们受到了鼓舞：讨论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由于核武器的存在而引起的一些复杂问题，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对核裁军进行有意义的谈判的必要前提。对于常规武器，我们必须在主张裁军——它将满足也必须满足一些特殊条件——之前了解它们为什么存在。但是，我们希望这一讨论将进而发展为核国家和非核国家一起对我们大家寻求的切实和建设性的而不是抽象的目标进行的对话。与此同时，我们欢迎把去年已开始的工作进程继续下去。让我们继续优先审议实质性的问题，而不是程序性或抽象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适当重视建立全面禁试工作小组问题是会收到成效的。但我们也不要过分重视这个问题。在目前情况下，它基本上还是个程序问题，尽管对许多人来说具有很大象征性意义，我们的实质性问题应该是最终缔结一项禁试条约，而不是建立一个这样的工作小组。我们最好把我们的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努力集中到那些可能取得进展的领域。现在我愿意就我们可以最好地运用我们力量的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一项可以核查的多边全面禁试条约的实现，从而永远停止在任何环境下进行的一切核试验，仍然是加拿大的基本目标。这是我国总理在1978年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上提出的“窒息战略”四种相互联系的核军备控制措施之一。这个战略主张曾在去年6月在加拿大众议院重申过。

1954年以来，核禁试的议题一直是联合国议程的一部分。自从1963年的部分禁试条约签字以来，联合国大会每年都要求日内瓦的谈判机构就全面禁试条约问题达成协议。从1977年7月起联合王国、美国和苏联进行了谈判，到1980年11月谈判暂停。联合国大会所要求的建立一个负责全面禁试条约谈判的特设工作小组所需的协商一致，我们至今没有取得。

过去两年来，我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在制定全面禁试条约中负起某些实质性职责——即本谈判机构应早日作些有益和建设性的工作，而不损害三边谈判的成就。加拿大已要求恢复三边谈判。一年以前，加拿大曾在本委员会宣布它“愿意为规定本委员会的实质性职责作出贡献”。我们已公开表示赞成建立具有恰当任务范围的特设工作小组。加拿大在第三十五届和第三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参与提出吁请建立工作小组的决议，尽管如我们去年7月16日讲话中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要实现全面禁试条约，不是建立工作小组本身；我们支持建立工作小组是因为我们认为它有助于这一方针，也就是说，应把工作小组看成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我们不要让这个问题的辩论陷入象征主义，从而妨碍眼前的实际问题。”

建立全面禁试工作小组的问题基本上是个程序性问题，但是我们建议建立一个由裁军谈判委员会主持下的政治专家小组，来讨论1977年到1980年间三边谈判中没有争议的问题。它可以包括象澳大利亚1980年4月在本委员会提出的国际地震资料交换的财政、法律和行政等方面的问题。这样一个小组的任务范围当然得同三边谈判的国家协商确定。

加拿大不相信核武器试验一定会永远或按它目前令人不安的速度继续下去。对试验的次数和爆炸力加以限制是可能的，也可能限制试验场地的地理位置。除现有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的核试验协议外还可以补充其他一些可能导致最后的全面禁试条约这个目标的其他协议。有必要推动谈判的进程。有必要避免由于核试验问题谈判进程继续停顿本身造成的危险。若干军备控制条约得以实现是制定1963年部分禁试条约创造了先例的结果。其中包括1974年的级限禁试条约和1976年的和平核爆炸条约。有些人争议说，上述两个条约的批准是不可取的而且可能起反作用。我们不同意这个看法。这两个条约在国际合作下如能充分执行，就可以利用作为基础，谋求实现全面禁试条约。

级限禁试条约与和平核爆炸条约的批准可以促使实施对核试验爆炸力的限制，虽然是限制在较高水平上。也可以按级限禁试条约的议定书的规定那样，实行试验计划技术资料的交换和把试验局限于具体的指定的场所。还可以促使实施和平核爆炸条约议定书中有关监测和交换情报的技术安排等条款。

一个非常有益的进一步措施就是恢复三边谈判，谈判的具体目的是得出一个第二阶段的协议，它将进一步限制试验的次數和爆炸力以及试验场地的位置。这种协议可以规定具体的裁减，或者最好是规定分期进行一系列裁减。

这样的进程开始以后，看来可以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地震事件科学专家特设小组设想一个更大的工作范围，参加与上述两个条约有关的情报交换的各个方面。到不久的将来的某个阶段，进行国际地震资料的交换似乎也是有益的。

执行这种有关临时协议的国际核查措施，意味着一旦三边谈判达成这样的协议，就会至少在某些方面导致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参加。

加拿大希望在这样的进程中，其他核武器国家法国和中国将会参加进来并签署部分禁试条约。

一个可以核查的第二阶段协议建立起来的信任又将使为走向永久性的全面禁试条约所需要的任何其他限制和裁减协议成为可能。

提出上述想法是为了帮助委员会集中力量于我们认为有可能的方面——在核试验谈判过程中的某些积极的和建设性的行动。我国代表团很愿意为此而努力，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全面禁试条约。

在我结束发言时我愿意谈一下本委员会和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关系，我们认为，尽可能多地把委员会负责处理的任務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之前完成是符合本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委员会的利益的。有人主张，那些在本委员会不那么容易解决的项目应该留待特别联大会上解决。我们不应幻想在这个谈判机构解决不了的问题在那个职能和目的根本不同的特别联大上就更容易得到解决。我们相信——这确实是我们的目标——本委员会应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它的贡献不应是加重负担，当然，如果委员会达不到它的目标，加重负担的情况是有可能的。从真正的意义上看，裁军谈判委员会还处在试验阶段，并将根据它在这届会议上取得的成果接受鉴定。因此，让我们在工作进行中牢牢记住这一点吧。

主席：谢谢你对主席的友好讲话。现在我请埃及代表里迪大使发言。

里迪先生（埃及）：主席先生，你以大慈大悲的真主的名义宣布了这次会议的开始。我们愿和你一起来祈祷，乞求真主使这次会议能为争取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我们还要利用这一机会祝贺你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并向与我们牢不可破地团结在一起的兄弟、伊朗人民，致以最好的祝愿。我们还要向前任主席萨尼大使对委员会工作的明智和有效的指导表示由衷的赞赏。

我代表我国代表团为我们亲爱的同事蒙特泽莫洛夫大使的去世，向意大利代表团表示悲伤和哀悼。

我还要向代表澳大利亚、保加利亚、缅甸、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尼日利亚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所有新同事们表示欢迎。

当我们开始新一轮工作的时候，稍事停歇估计一下军备竞赛的形势是十分自然的，停止军备竞赛是我们在此进行审议的目的。遗憾的是，尽管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通过了无数决议，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生产仍肆无忌惮地继续着，实际上它还获得了进一步的势头，而且由于科学和技术的惊人发展，这种武器的毁灭性已大大增加。这一事态引起了一种新的正规统计的出现，通常称为超杀能力统计，是用于计算现有武库能够毁灭人类的次数的。总之，现有武库的现有的和潜在的毁灭性以及其进一步生产的开支是人们所无法想象的。

将近一年的裁军问题的讨论中——我们的讨论构成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弥漫着不真实的气氛，我们不得不对语言和行动之间，诺言及其执行之间的差距表示吃惊：

(里迪先生, 埃及)

1978年举行的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草拟了一个国际的裁军战略, 并通过建立了进行审议的机构和谈判机构即裁军谈判委员会, 使裁军机构合理化, 但自从那次会议以来到今天的这段时间里, 在裁军领域中没有取得一项真正的成绩。实际上我们今天已陷入了僵局。

在这个局面上如果我们又考虑到第三世界的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以及建立一个新的和均等的国际经济秩序毫无进展的局面, 那么把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继续浪费在生产更多的战争和毁灭性工具所呈现的情景, 将人们对于人类所走的这条暗淡的道路确实应该加以深思。

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对向我们提出的这个号召已经作出了响应。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 即, 一大批无核武器国家, 绝大多数是未参加任何军事同盟的发展中国家, 都遵守不扩散条约, 由于同样的原因该条约也要求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作出保证达成核裁军和停止核武器试验, 但不幸的是, 这种保证迄今完全未能履行。

此外, 在这个委员会中, 我国代表团和不结盟国家集团一起, 已经尽其最大努力提出了很多改进我们工作的提案。然而, 在第一届和第二届联大特别会议之间的四年间隙时间里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确实的成效。最明显的证据是, 尽管我们坚持不懈, 尽管联大不断地作出决议, 我们甚而还不能建立处理议程项目1和项目2的适当的机构。

不言而喻, 在促进裁军谈判的国际气氛和国际行为之间存在着关系。近来, 在世界上违反国际法和国际规定的行为在不断地增加对兄弟般的阿富汗人民的继续压迫就是这种情况的悲惨见证。我们还要提到的是, 诉诸武力的政策和违反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情况, 以及以武力吞并领土的企图也在不断增加。此种违法行为无可争辩地会影响国际气氛和加深怀疑、不信任和不安全感。在这方面, 我们认为超级大国有责任使他们的行为符合国际法的准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各项规定, 他们对于加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机构, 制止侵略和确保遵守宪章的各项原则也负有重大的责任。

鉴于这些考虑, 联大第二届特别会议可能有必要对裁军和所有有关的国际行为、国际安全、促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构的活力和保证尊重宪章的各项原则以及履行联合国决议之间的关系进行检查。

(里迪先生, 埃及)

但同时裁军问题已变得如此重要和紧迫, 因此, 继续进行谈判是特别重要的, 我们认为, 这种谈判不应在任何借口或情况下停下来, 因为没有人能否认核武器的积累和发展已构成了整个人类生存的最致命的和最直接的危险。

因此, 我国代表团欢迎去年11月30日在日内瓦开始进行的美苏之间就撤出欧洲的中程核导弹问题进行的谈判, 我们认为, 这是一个重要的和积极的发展。尽管国际局势在恶化, 这些谈判仍然开始了, 我们祝愿它们成功。我们与谈判双方同样希望达成欧洲的安全, 以使欧洲人民能够在其领土上不会受到使用核武器威胁的气氛中生活。

欧洲安全的加强明显地将对我们地区的安全和我们在中东和非洲建立无核武器区所作的努力产生积极的作用, 因此埃及对这些谈判特别关心。

同时, 我们要强烈地敦促双方就早日开始裁减战略核武器问题的谈判达成协议。这将无疑地使在这种气氛中所能看到的一线希望得以加强, 否则就是一片悲观。

现在我愿就本委员会的工作发表一点意见。作为开始我们不得不重申一下我们的原则立场, 即委员会应对项目1和项目2, 也就是从第一届会议以来就在其议程上的、禁止核试验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履行其职责。埃及在去年差不多是在这同一时候, 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获批准时, 明确指出, 在采取这一步骤和接受遵守该条约所要求的义务时, 希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也承担义务。为此, 埃及外交部当时发表了声明并将其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文件散发, 内容如下:

“埃及对核国家, 特别是对两个超级大国表示强烈不满, 因为它们未能采取有效措施,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现核裁军。”

该声明接着说:

“再者, 尽管自1963年签订《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以来已经17年过去了, 但核武器国家还在声称, 在永久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道路上仍存在着各种困难, 其实需要的只是一种达到此目的的政治意志。”

在这一明确声明的基础上, 我们再次敦促超级大国履行其承担的义务。我要补充的是, 我们认为我们也有权了解有关三边会谈的命运, 我们曾希望它能协助本委



(里迪先生, 埃及)

员会完成其主要责任。同样,我们继续坚决要求就这些议程项目的设立两个特设工作小组,以便使委员会能够履行有关的最关键和危险的裁军问题的职权。

现在谈谈有关化学武器的项目,我们已在具体组成部分以及详细条文的制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以便列入一项有关全面和有效地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及其销毁的条约中。我们认为早日缔结这样的条约已成为十分紧急的工作,鉴于发展的形势预示着化学武器生产正在加紧,如果不立即迅速地缔结这项条约,那么这形势将会制造出额外的困难。鉴于此种情况,今天我们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为此,本委员会应该竭尽全力利用去年在利德戈尔德大使领导下的特设工作小组取得的进展,力求完成一项化学武器条约。

现在离开第二届特别联大的召开只剩下几个月了。因此,我们是在时间的压力下工作,以便在这个最后期限之前完成对一些问题的审议。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综合裁军方案。在4月份本届会议结束之前,希望对此最后达成协议并加以制定。有关这个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正在对列入该方案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探索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剩下的问题是就一些关键的问题达成协议,特别是关于“措施”,方案的性质,和履行方案的期限问题。

除了我们希望在这一期的会议结束时能完成《综合裁军方案》之外,难道不应该努力使某些在审议中的其他项目达成协议,以便将成果提交给第二届特别会议吗?在这点上,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就核武器国家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承担清楚和明确的责任达成协议。在第一届特别会议上,核武器国家发表了他们单方面的宣言。然而,现在普遍认为这些宣言是不够的,没有提供足够的保证。如果在本委员会中,我们能够在有关的特设工作小组、全体会议本身以及联大讨论的基础上达成一项协定,要求核武器国家清楚、明确地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话,我们就能够取得最有意义的成就。而且这种发展将回答无核武器国家的合法要求,它们的大多数都自愿放弃了条约范围内的核选择,并将其核设施置于国际检查和核查程序的管辖之下。

此外,我们认为,我们必须继续致力于缔结一项禁止生产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条约。虽然这种公约不是裁军议程上的紧迫的优先项目,但我们认为,缔结这项公约将为防止发展新型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的努力作出贡献。我国代表团认为,从法

(里迪先生, 埃及)

律上禁止袭击和平的核设施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去年夏天以色列袭击了伊拉克的和平核反应堆, 这个问题就更加重要了。我们希望能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以及核武器国家和其他核同盟的成员国能够理解无核武器国家的这一正义和合理的要求——一种已经由发生的种种事件进一步证实了的合法要求。

二十多年以来, 特别是第一个宇宙卫星发射之后, 埃及和不结盟国家集团一起, 在要求将外层空间专门用于和平目的的国家中, 埃及一直是站在前列的。

虽然我国代表团认为, 处理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制定一项法律条文或国际法规, 禁止将外层空间用于和平目的以外的其他目的, 因此, 合乎逻辑的作法是将这个问题提交给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法律小组委员会, 为了响应很多代表团表示希望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审议此议题的愿望, 我们同意将此项目列入议程。但, 我们想强调以下两点:

第一, 我们努力的目标应是将外层空间留作和平用途和防止其军事化。因此, 我们必须防止被卷入一种可能导致一些外层空间的军事用途的合法化的冒险之中。

第二, 对这个项目进行审议不应该损害我们议程上的优先项目, 特别是核禁试和停止核军备竞赛以及核裁军的问题。

在此方面, 如果秘书处能在适当的时候准备一本有关背景材料的汇编, 其中包括有助于我们审议这个问题的各种提案, 这可能是很有用的。

第二届特别联大对于我们这些国际大家庭负有责任的成员来说, 将是一个评估和鉴定为制止军备竞赛和达成全面彻底裁军所作的努力的一个场合。在这方面, 我们委员会 负有特殊的责任, 通过评价去帮助大会充分认识到日益恶化的局势的含义。这将帮助第二届特别会议为我们指出一条能使这个行星通向更安全和更光明的世界的道路。

主席: 谢谢你对主席讲的话, 以及你对我国人民表示的友好的感情。现在我请秘鲁代表巴尔迪维索大使发言。

巴尔迪维索先生(秘鲁): 主席先生, 请允许我表示, 我国代表团很高兴看到你就任我们委员会的主席。在你完成这个重要的和微妙的任务期间, 你可以指望我

(巴尔迪维索先生, 秘鲁)

们充分的合作, 虽然我们的力量肯定是微薄的, 我还想通过你表达我们对你的前任印度尼西亚萨尼大使成功的工作的高度欣赏。

我要悼念我们非常杰出的朋友和同事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大使, 他作为意大利常驻代表团团长, 在代表他的国家中体现了尊严、能力和礼貌赢得了我们对他的尊重和敬意。我们向意大利代表团表示真挚的哀悼。

我国代表团还欢迎澳大利亚、保加利亚、缅甸、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新的代表们。我们愿意同他们进行合作。

我们是在这样的时刻开会的: 某些国际事件引起了大部分世界舆论的关注, 某些人不无理由地认为现在简直是回到了所谓冷战即超级大国之间关系基于对抗和毫无控制的竞争的时期, 世界舆论为此感到震惊。

不论怎样, 必须认识到, 由于在所谓东、西方世界之间发展着的信任危机, 国际体系正处于越来越不稳定的过程中。

对任何一个阅读国际报刊的人来说, 由于超级大国战略概念上发生的变化, 大部分当前国际紧张局势与危机都增加了势头, 这并不是什么秘密。

举个例子, 世界末日似的假定“相互保证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这几个字的第一个字母以暗示性象征的形式构成了一个英文字“疯狂”(MAD)——正在被“有限核战争”或可以控制其后果的战争的假定所代替。与此同时, 正在赶紧作出努力来建立一支经常做好准备能对世界上任何部分进行干预的部队; 而且冷战时期建立的老的、快要瓦解的地区性“共同防卫”联盟也正在复活。

全球战略概念的这种根本变化不仅对东西方关系产生严重的反响, 而且也对南方即整个发展中国家产生严重反响。

不仅核战争的可能性现在被接受了——使传统的威慑概念成为过时——而且还在根据这个可能性制定计划; 并且, 在国际关系中, 一切都依赖于东西方危机的绝对支配地位。

现在没有进行南北对话的时间; 也没有规定现有国际体系行动的行为准则的地位。没有必要编纂国际海洋法, 也没有必要建立新秩序, 不管是什么新秩序。为发展而进行国际合作的概念正在重新确定, 私人的和双边的协定压倒了政府的和多边

(巴尔迪维索先生，秘鲁)

的协定。向不发达状况开战的行动，即向本星球三分之二人口遭受的饥饿、贫穷、疾病、被漠视以及缺乏基本人权的状况开战的行动，不再是国际社会的优先任务。

现在的优先问题是北方所规定的“安全”问题。它意味着在各地，而且是在普遍衰退的时候，更多的军事开支和更少的社会计划。

我们这些国家经不起优先次序的这种颠倒；而且我们不理解“安全”与“发展”概念之间的区别，因为就我们来说，它们完全是同义语。我们各国目前的不安全是由于我们社会的不发达。因此，实现我们的安全要求必然含有实现我们的发展的意思，这个发展就是使我们的公民能享有与庄严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宣布的人类尊严相称的生活水平。

这就是我们的安全概念：我们正在输掉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比本世纪任何一场战争都更古老和更具有破坏性，这场战争每天杀死我们千千万万的男女老幼。

我们大家一想到中子弹如何无法承受都会发抖，但是我想知道，我们之中有多少人一想到饥饿和疾病的无形炸弹也会由于同样的恐惧而发抖，这种无形炸弹对物是完全无害的，而对于人却是致命的，自从殖民现象使不发达世界的历史成为西方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以来，这种无形炸弹，由于我们未能对其采取行动，经常地投在不发达世界的每个角落中。

不，主席先生，我们不同意这些新的战略定义。它们把我们置于二等地位或根本忽视我们。它剥夺了我们的国家特性，并将我们的未来交给别人掌握，不管这些人是多么友好。

看到裁军的进程如何受到这样的事态发展的影响是痛苦的，然而这并不是不相干的。

事情的真相——如果高级政府官员的声明和具体的军事预算和销售数字确能反映事实的话——是，军备竞赛在逐步升级，它并不限于超级大国，甚至不限于任何国家，军备竞赛还蔓延到了发展中世界。

象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其他的特殊的理由对此感到关切，这种关切，就我们来说，是受南北对话前景所支配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我国相信在南北对话中我们能够更好地规划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国家的利益。

(巴尔迪维索先生，秘书)

我们意识到一些国家对这种另外的对待国际体系的概念本身怀有疑问。然而，这个问题并不是名称和文字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是证明和阐明当今世界秩序的基本事实之一，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一个相互关系——这种关系有时无意识地的发展中国家置于任凭发达国家摆布的地位——的结构中实现共处的问题。

大国中的一个国家一打喷嚏，小国中的许多国家就伤风。这就是所谓的“相互依存”的最普通的后果，看来很少有人记住了这一点，而且这种情况正好表明这些弱小国家是多么的脆弱和不能自立。

在安全与军备政策领域里，可以看出两类国家间不对称关系的最明显的例子。

和某些人所想的正相反，指导和确定政治——经济——军事集团之间关系的进程，对第三世界国家确实有直接和重大的利害关系。这些集团的战略和安全概念直接影响着我们，正如军备竞赛的逐步升级和发展中世界中爆发的国际危机所表明。

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最大量武器集中的地方，从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发生最激烈战争的地方，也就是陷于东西方敌对竞争和紧张关系的魔掌的那些地区。

即使在缓和的最好时期，——没有缓和今天看来对我们是如此的悲惨——这个动态也没有发生任何有意义的改变，换言之没有改变这个历史上可核实的事实：两个集团以它们相互威慑的力量进行竞争，自然会影响第三世界边缘地区，从而使这些地区成为软弱无能的、作为外国对抗牺牲品的场所。

超级大国对它们的“重大利益”、“战略关切”或类似概念所下的定义是基于将整个世界看成其自然背景的假定。

超级大国看待它们自己和国际现实的看法标志着它们所采取立场的特点，这种看法的最重要的后果是，造成了世界范围内安全的不平均分配，因此造成了和标志弱国强国之间关系中其他结构同样的不公正和不相称。

强国在国际社会中处于绝对少数，并仅占世界人口的小部分，然而它们几乎垄断了安全；而弱国因为它们确定自己安全概念的权利没有得到尊重，注定只能生活在经常的不安全之中。

这是由于边缘国家的安全几乎总是按争夺世界霸权的集团的战略利益——和经济、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利益——来确定的这一事实而造成的，这两个集团向发展中世界显示，接受它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模式和国际领导权是发展中世界唯一的两

(巴尔迪维索先生，秘鲁)

种选择。

依据我们对国际关系的态度，我们的兴趣集中在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安全秩序的需要上，这个新的国际安全秩序将确保发展中国家真正独立地发展和在东西方危机中采取不结盟路线的合法权利，在东西方之间进行选择既非必不可免也不可取。

可以理解，我们应该深为关切超级大国之间对话的破裂和相互信任的危机，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事态继续沿着目前的轨道发展，发展中国家将不得不承受大部分损害的代价。

我们拉丁美洲人特别关心这一事实，即因为经常有人企图使中美洲复杂的问题从属于东西方关系辩证法的不合适的逻辑，而且还因为人们公开推测在此地区有外国直接进行干涉的可能，中美洲正在变成一个新的危急的麻烦地区。

这个姊妹地区的人民具有共同的历史，他们正在努力寻求解决其特殊的、古老的问题，即在充分尊重人权的真正民主和多元化气候下，实现经济发展、社会正义和制度上的成长及稳定。他们的这种努力不应该受到干涉。

因此，正如我国外交部长在许多场合所声明的，我们反对对这个地区事务的任何外来干涉。

而且，我们因此对流入这个地区的武器的显著增长和对高度尖端军事装备向拉丁美洲引进也表示关切，拉丁美洲迄今为止是没有这些装备的。

现代高级技术武器的输入，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造成了问题和困难，这不仅是因为将本应用于社会计划和发展的宝贵资金用于购买非常昂贵的军备上是可耻的，而且也是因为这样的输入增加了接受国使用暴力的能力，并使它们在技术上依赖供应国，而这样的依赖关系能够用于造成政治和战略的结盟。

因此，我们想谈谈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裁军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最重要意义的一个方面。

根据联合国的要求，为探索这种关系的性质，由知名人士组成了精选的国际专家小组，由图尔森夫人担任主席，我们欢迎她出席我们的会议，根据这个小组的报告，裁军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包括下列值得注意的事实：

在过去的30年里，每年世界可用资源的将近6%消耗于军备竞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核国家已制造4万多核弹头，合在一起的爆炸力比

(巴尔迪维索先生，秘鲁)

1945年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投在广岛的那颗炸弹要大一百万倍。

如果我们能够将用于建造和设置仅仅200个陆基洲际导弹的材料回收，那么我们将会有近10,000吨铝，2,500吨铬，150吨钛，24吨铍，89万吨钢和240万吨水泥。

五千多万人，包括世界上工程师和科学家的近20%，直接或间接从事军用物资的生产和服役。

50多万熟练的专家参与新的致命技术的军事研究试制计划，每年要耗资350亿美元。

石油年产量的大约6%用于军事目的和用于生产武器系统，生产这些武器系统每年用掉的铜、镍和铂要比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所有国家为其他目的而消耗的铜、镍和铂还多。

在发展中国家，花在坦克、飞机、导弹和大炮上的钱比花在公共卫生和教育上的钱要多。

世界上穿军服的人比教师多，而且为军事目的而进行的研究和投资超过对新能源、保健、控制污染和农业的研究。

使一枚小型空对空导弹现代化要花去的钱比十年中世界卫生组织为消灭天花而用掉的一亿美元还要多。

从各种观点看，裁军和发展是同一硬币的不可分的两面。而且，由于这两方面都对影响国际社会整体——而不仅是影响少数国家，不管这些国家多么强大——的问题具有首要意义，联合国这个最普遍的讲坛已被承认是裁军进程的合法的主要倡导者和合法的发动者。

我们代表一个小国发言，这个小国信奉国际法；这个小国支持国家间体面的对话，支持多元主义和使个体利益服从更大的利益；这个小国因此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并反对傲慢自大和蔑视别国的权利。我们强烈重申，我们不可动摇地确信联合国的不可取代的作用，并确信应极其尊重联合国的这个最民主和最具有代表性的机构，即联合国大会，我们认为联合国大会的意愿具有最高的道义权威。

在我之前发言的许多人已经指出，鉴于即将来临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我们委员会的本届会议特别重要。

(巴尔迪维索先生，秘鲁)

第二届特别联大决不应失败，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如果它失败了，我们就无法制止国际局势的恶化或制止军备竞赛的加速，特别是核军备竞赛的加速。

而且，如果说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决不应失败的话，那么同样明显的是，我们的委员会从现在到4月份之间进行的工作必须取得积极的确实的成果。从非常真实的意义上来说，两个会议的命运是不可分地联在一起的。因此我们肩负着非常重的责任。

如果我们要在我们的工作中取得积极成果，以便使第二届特别联大能够对裁军进程作出很大贡献，那么就必须彻底改变近几年来委员会中出现的妨碍委员会完成其职责的某些趋向。

在此方面，毫无疑问，要克服的主要障碍是，核国家对缔结具体的、有约束力的、目的在于制止目前的军备竞赛和通过共同议定的军备限制过程扭转军备竞赛的协定，已经证明是缺乏政治意愿的。

而且这种缺乏政治意愿已经通过一些国家在本机构之外的具体行动表现出来。缺乏政治意愿实际上已使得四个已建立的特设工作小组里的谈判停滞不前，并推迟作出为加速我们传统议程上项目1和2的工作而建立工作小组的决定，对于这方面的工作联大已经一再重申应给予最重要优先地位。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程序性问题。正如我们大家所知，没有这样的指示，说就裁军的特定问题举行谈判的唯一道路是建立特设工作小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实践中特设工作小组是我们所有的唯一的谈判机构。在最好情况下，全体会议对特定问题广泛交换意见是有用的，但这也就是它的全部作用了。全体会议通常更多地被用于就议程上的所有项目进行一般性的和公开的辩论，甚至被用于讨论基本上与议程项目无关的问题。

习惯的力量通常比人们所意识到的更为强大，在联合国尤其如此，因此习惯已造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那些不是由特设工作小组处理的问题，就其有效处理来说，可以说是处在“冻结”状态。

因此，反对建立特设工作小组来谈判议程项目1和2，也就等于是反对就这些



(巴尔迪维索先生，秘鲁)

问题进行多边谈判。我们认为，不管提出什么样的理由，这都是不能接受的，不仅因为联大屡次授权建立特设工作小组，而且也因为立即禁止一切核试验和就停止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达成协议的过程有其固有的重要性。

我们还认为，必须授权那些已经在谈判处理议程草案项目 3、4 和 5 的特设工作小组，尽快恢复其工作。我们希望这些特设工作小组在执行它们的任务中能够排除妨碍达成特定协议的障碍。在这方面，听到由利德戈尔德大使如此勤奋和成功地主持的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任务范围将要扩大，我们很受鼓舞。

我还想重申这个事实：我们认为核国家一贯地拒绝对无核武器国家作出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正式的、有约束力的保证，确实是可耻的。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因为我们认为核国家如此计较不以正式的方式提供这样的保证在道义上是不能容忍的；它们的拒绝就象悬在达摩克里斯头上的利剑，将发展中国家当作核国家及其争端的人质。

看来核国家在其创造“消极安全保证”一词时已经知道它们在干些什么，因为它们实际上就是要求无核国家给予它们消极的信用保证的那些国家，消极信用保证在概念上不同于我们要求于核国家的那种积极的、真正的和有约束力的保证。

制定《综合裁军方案》是将在今年 6 月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发动的政治进程的中心环节，毫无疑问拟订这个方案是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最重要的直接责任。

幸运的是，我们非常杰出的朋友、墨西哥的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指导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智慧和耐心，使得该小组的工作有可能以对本委员会产生反响的劲头取得进展。

然而，这并不改变这个事实：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实质问题上仍有分歧。我们希望迄今已经进行了的富有成果的交流意见，将使我们大家确信，我们目前的任务并不是制定另一个可作任何解释、不包括时间范围、依赖于各国善意的文件。

现在是我们足够清醒地制定一个清楚的、有时间范围的——尽管它们只是提示性的——并能产生导致特定裁军措施的有效协议的综合方案的时候了。

(巴尔迪维索先生, 秘鲁)

然而, 只有核国家, 特别是超级大国, 将它们所声明的对国际和平的愿望和对《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所承担的道义义务变成行动, 这才有可能。正如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尤金·罗斯托先生几天前提醒我们的, 宪章的这一条款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来反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只要在国际上垄断武力的那些国家的行为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 我们就仍能这样说, 裁军努力是一项乌托邦式的和唐吉珂德式的活动, 但仍然是一项我们将不从中退缩的活动, 我们能够说我们手中的投石器就是圣经中大卫所用的那种投石器。

主席: 我感谢你对主席讲的友好的话。现在我请南斯拉夫代表弗尔胡奈茨大使发言。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主席先生, 我祝贺你, 这位来自友好的不结盟国家伊朗的代表, 担任委员会本月份的主席, 并向你保证, 我国代表团将在你完成这一艰难任务时给予充分的合作。

我愿对印度尼西亚的安瓦尔·萨尼大使表示赞赏, 他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上届会议的最后一个月以及本届会议的开始阶段出色而高效率地完成了主席的任务。我还要向许多同我们一起参加委员会本届会议的新同事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我也要借此机会对我们尊敬的同事、荷兰的费因大使表示赞赏, 并祝他在海牙的新的重要岗位上工作顺利。

南斯拉夫代表团怀着悲痛的心情获悉我们的同事、迪蒙特泽莫洛大使逝世的消息。我们谨向尊敬的意大利代表表示诚挚的哀悼, 并请他向迪蒙特泽莫洛大使的家属转达我们的慰问。

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年度会议是在国际关系急剧恶化的阴影中开始工作的。在国际关系中, 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局势是极为不利的, 这使人们有理由对此表示最大的关注。

在评估这种局势时, 我们是从这样的事实出发的, 即各个集团的存在, 以及大国所奉行的基于实力地位的政策都不可避免地导致统治和霸权的政策。这一政策转过来为日益加剧的军备竞赛增添动力, 这种军备竞赛是导向全球性对峙, 以及利益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范围的扩大的，这一切支配着世界上的所有事态发展和国际生活中的一切领域。虽然对这一政策的抵御在不断增加，但是它仍继续得以发展，它危害着和平、安全与合作，造成不安全和不稳定，导致了国际关系的普遍恶化。所有这一切都违背了整个人类的根本利益，使有些国家，特别是不结盟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独立和安全不断受到压力，大大阻碍了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并破坏了世界和平。

南斯拉夫作为一个不结盟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欧洲国家，尤为重视国际关系的发展。南斯拉夫通过加强国家关系中的各种因素，那些保证增强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尊重人们的自由和独立，不干涉别国内政并增进广泛平等的国际合作的各因素，为消除集团间的分裂并减少它们的对峙做出最大的贡献。

南斯拉夫和其他不结盟国家力图使《联合国宪章》和不结盟运动的有效原则得以履行，他们知道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保证普遍的缓和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民主制度得以建立，才有可能停止军备竞赛和开始全面彻底裁军的进程。根据这一政策，南斯拉夫的最高政治机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继承铁托总统的政治传统，于今年一月召开了一次会议，就解决裁军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和确保世界和平与稳定所作的努力，审议了裁军领域中的现存问题。

目前国际局势的严重恶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军备竞赛的不断加剧所造成的。出于这种估计，主席团的会议特别强调有必要继续和加强联合国整个机构的裁军谈判活动，并强调了恢复维也纳常规武器谈判和战略、战场核武器谈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会议还特别强调了有必要在马德里欧安会上就召开欧洲裁军会议达成一致意见。鉴于即将召开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主席团还讨论了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不结盟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及会议对停止军备竞赛和开始真正裁军的进程所应作的贡献。

同样地联邦外交部长约瑟普·弗尔胡维茨最近在联邦议会作关于南斯拉夫外交政策活动的报告时，非常重视与裁军和国际安全有关的问题。他在评价这些问题时说，这些是“国际生活最敏感领域中的问题，它们同世界局势有着极大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再次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危急的阶段，一个也许是自从世界摆脱冷战以来最不稳定的阶段。可以坦率地说，现有军事大国之间所进行的炫耀力量的表演震撼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了我们的行星，这不仅使许多国家的政府而且也使各阶层的人民广泛地处于极度忐忑不安之中。由于这种竞赛仍在持续进行，人民越来越直截了当地表达他们的愤慨，并要求他们的政府停止这种竞赛。”

“然而，”他继续说道，“这种竞赛仍在继续进行，达成的均衡总是在更高水平上被破坏了，如此反复不已。这实际上是在增加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即核大战的危险性。”

军备竞赛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特别是在当今世界变得更加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情况下，这种竞赛产生了各种各样消极的影响。它给某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以及世界经济结构的畸变造成尤为严重的后果。军备竞赛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自然资源和物资，而且还加剧了世界经济和整个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普遍危机，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后果，这种后果非常严重地影响着发展中国家，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军备方面的竞赛直接影响到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在承担军事费用方面，他们有很大困难，但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他们不得不这样做。这使他们放慢或推迟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紧迫问题，而世界经济正在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所有这一切都必然地影响着世界上总的安定政策的加剧，因为经济和政治解放的问题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因素。

军备竞赛的各种消极影响在国际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体现出来。许多国家积极鼓吹军备竞赛，但却忘记了他们在破坏根本的人权，即生活的权利。

人们往往企图用各种理论来为军备政策辩护：“势力和安全均衡”、“畏惧均衡”、威慑、以及有必要抑制或进行“第一、第二次”打击或类似的核打击等等。关于有可能爆发有限的、局部性的核战争方面提出了各种类似的理论，这样就增加了相应的大规模毁灭性新型武器的生产。有人声称必须首先建立完全稳定的国际关系、或理想的军事均衡、或完全信任，才有可能进行裁军。某些人施加压力或进行干涉，往往用一些崇高的目标作为理由，或者说成是为了制止别人的某些玄虚目标或诡秘的企图。而当别人采取同样的行动时却遭到谴责，并被斥为是国际关系恶化和军备竞赛的肇事者。我们不能接受任何其实质是荒谬的军备竞赛并终将破产的理论。对于那些散布这些理论的人来说，特别是对大国来说，他们最好还是改变一下自己的政策。互相指责对方为军备进行辩解的做法应当放弃，并在行动中表现出政治意愿。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一场竞赛，一场军备竞赛也是这样，至少有两方参加，这是没有必要去说服任何人的。令人遗憾的是，在目前这场军备竞赛中参加者的数目要大得多。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中已经非常明确地规定了各国应承担的责任和有关裁军的优先项目。如果某个国家表示愿意保证缓和世界紧张局势并就裁减军备和实现裁军进行谈判，但是与此同时，每天的报纸上却又披露出它在生产新型大规模毁灭性致死性武器或军事预算惊人增长的消息，那么这种保证是完全不能令人信服的。

鉴于上述所有的原因，南斯拉夫代表团不能同意有些人的立场，他们说在不利的恶化了的国际局势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无法开始裁军的进程。我们持相反的观点。恰好是在恶化的国际条件下，才要求表现出更大的政治意愿，作出更大的努力以停止军备竞赛，并利用一切可能性——例如我们这个委员会——朝着获取具体进展的方向前进。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反过来也将对全球性国际关系的现状起到积极的影响。在裁军进程的这方面，没有其他道路可走。

许多在我以前发言的人已经正确地评价说委员会第一期会议是非常重要的。鉴于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即将召开，我们期望委员会在本届会议工作中能取得什么成果呢？

显然我们不是在真空中工作，国际关系的一般状况也反映在本委员会的工作中。我们认为，尽管国际局势不断恶化而且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应本着建设性的、负责的和效率高的态度对待本委员会的工作。任何其他的态度将会是有害的，并会导致消极的、严重的后果。正因为如此，我们绝不允许把委员会变成各集团间竞争的场所，变成对世界舞台上所犯罪孽进行相互指责的场所，这样会使委员会无法进行工作。我们不能对这种状况听之任之。相反，应把谈判看成是取得具体成果的手段，而迄今为止我们一直未予以重视。当前的国际形势需要我们果断地努力遏制军备竞赛，开始裁军的广泛进程。这毕竟是本委员会的主要任务。虽然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之前我们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是我们认为本委员会仍可在取得某些成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些成果将大大改进委员会工作的记录，并有助于使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获得成功。我们相信，本委员会有足够的力量和积累了丰富的

(弗尔胡奈茨先生, 南斯拉夫)

经验来完成这些工作。所需要的只是表现出政治意愿, 并认真努力地去克服各种意见分歧, 这将能使全世界人民获得的持久政治利益。我国和 21 国集团各国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充分利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多边重要性及它所提供的有利条件, 特别是我们所作的努力——争取从军备走向裁军这种历史性转折点的出现——迄今尚未取得结果。

根据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中达成的一致意见, 裁军谈判委员会最重要的优先项目应是就核裁军进行谈判。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以来已三年半了, 但委员会却仍未开始就我们一致认为对人类和文明的生存构成最大的危险的核武器进行谈判。某些核国家顽固地反对在委员会中进行这类谈判, 并反对我们一直坚持的要为谈判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

就《全面核禁试条约》进行谈判的情况也大致相同。达成这样一项协议是停止核军备竞赛的重要方面, 也是朝着裁减核武器方向迈出的第一步。联合国大会为敦促缔结这样一项协定所作的各种庄严声明和许多决议, 21 国集团和委员会其他一些成员国所提出的为此目的设立特设工作小组的要求, 都遭到了某些核国家的顽固拒绝。这些国家的拒绝行径最直接地促使核军备竞赛继续发展, 它们对此负有最大的责任。对于本委员会应该提出的最起码要求是在本届会议开始阶段, 设立核裁军和全面核禁试条约工作小组, 并开始盼望已久的谈判进程。

与去年相比, 第二个可望取得进一步进展的问题是恢复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工作, 并为其制定新的任务范围, 这样就能够对化学武器公约的案文开始具体谈判。为了用最具体的方法消除使用化学武器的威胁, 并消除生产新型最为致命的二元化学武器储存的威胁, 立即就公约进行谈判, 是非常必要的。延误这一工作的开始将会为军备竞赛开辟另一条道路, 其后果是很难预见和控制的。

我国代表团还认为应尽快恢复禁止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和消极安全保证工作小组的工作。

我们认为, 通过召开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 即可缔结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的公约。尚未解决的各种问题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困难。南斯拉夫代表团本着协商一致的精神, 准备为使该小组的工作获得圆满成功作出贡献。

关于消极安全保证, 我国代表团一贯认为所有已经宣布放弃核武器并不在其领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上上拥有这类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都无条件地、自动地享有这一权利。我们希望核武器国家能够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之前提出有关消极安全保证的可以接受的方案。

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成功也与本委员会拟定出一项综合裁军方案最直接地联系着。工作小组在尊敬的墨西哥大使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的领导下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然而，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特设工作小组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是不能低估的，但是通过耐心的工作和各个代表团对各自立场的相互了解，这些困难并不是无法克服的，更何况大多数代表团对21国集团提出的第CD/223号文件中的内容持有相同或非常相似的观点。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许多段落中都载有拟定综合裁军方案的范围，特别第9段强调指出：“一项综合裁军方案在经过一切必要阶段以后，应导致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在第50段中谈到：“一项分阶段进行并订有商定时限的综合方案”；在第109段中详细阐述了：“裁军谈判委员会将拟订一项包括各国认为适当的一切措施的综合裁军方案，以确保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得到实现。”以及“综合方案应载有适当的程序——以确保对方案执行情况的持续审查”。

因此，21国集团在第CD/223号工作文件中开始拟定一项综合裁军方案草案，该草案中载有在各阶段和相应的时限里有待执行的具体裁军措施方案，这种时限是指示性的，因此是以灵活的方式制定的。审查机构——工作小组迄今尚未较为具体地审议这一问题——是确定和执行裁军措施中的重要环节。

本委员会务必把综合裁军方案草案提交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这项草案并不一定要求完美无缺，但是它应尽量求其详细具体，以便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能够顺利地完善这份草案，并就通过草案作出决定。

本届春季会议是在筹备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气氛中召开的。正如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第128段中规定，这届特别联大“不是联合国裁军领域所作的努力的一个终点，而是它的一个新阶段的起点”。

如果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取得两项结果，就会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作出最大的贡献。首先是要成功地为综合裁军方案提出一项具体的建议。第二是要就本委员会议程上的某些裁军领域达成一致意见。我们作到了这两件事，就能为这次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聚会创造出非常需要的建设性气氛。特别联大应开辟各种全面而具体的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新路子，以便我们最终能够真正走上一条有计划地实现这些目标的道路，许许多多国家在整个战后时期内曾无数次地作出了这种抉择。这必将成为停止军备竞赛以及开始全面彻底裁军进程的一个肯定的突破。整个世界公众都充分支持我们实现这一目标，这也是我们为后代所应尽的义务。只有实现这一目标，人类才能免于自我毁灭，才能走上合作发展和实现全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的繁荣昌盛的新的道路。

主席：感谢你对主席讲的一番良好的话。现在我请埃塞俄比亚的代表特雷费大使发言。

特雷费先生（埃塞俄比亚）：主席先生，我祝贺你担任委员会本月份的主席，并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在你履行沉重义务时给予充分的合作。我们对你的前任、尊敬的印度尼西亚大使安瓦尔·萨尼表示感谢，感谢他在本委员会1981年会议结束时干练地指导了我们的工作。我还愿祝贺并欢迎今年刚参加我们工作的新同事们。我国代表团与其他代表一起对迪蒙特泽莫洛大使的逝世向意大利代表团表示哀悼。

今天我将作一个一般性发言。我在极有兴趣地听取了一些国家的代表在全会上的发言后，可从大部分代表团的发言中得出两个总的结论。第一，委员会1982年会议开始的时候，国际形势非常令人不安。第二，世界各国人民对军备竞赛和裁军问题表现得越来越关心。因此，世界公众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召开越来越感兴趣。所以不可避免地我们的谈判在一定的程度上会受这种认识所引导。不管这些想法是否会妨碍或有利于我们的任务，委员会本届会议的表现与将要召开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关系极大。

我国代表团不想在此时讨论国际事件，这些问题在本委员会以外有专门讨论的论坛。但是，我们在这个委员会中也不是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密室中进行谈判的。有些事态发展与我们议程中的项目是有关的，我们完全有理由讨论这些问题。另一方面，有些政治形势应限于其他机构讨论，因为在此讨论这些形势决不会促进我们的谈判。我国代表团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在本委员会审议一些国际事件。

多年来，在讨论裁军及其有关问题的许多会议上，曾多次把当时的国际形势描绘成危急的、紧张的、危险的或甚至是严重的。确实存在着许多世界性危机，其中



(特雷费先生，埃塞俄比亚)

包括侵略和冲突，许多危机已导致了战争。但最近有一种新的理论使得国际形势变得更加危险，甚至越来越有可能发生核灾难。我指的是有限核战争的理论 and 进行这种战争是可行的理论。例如，能用来发射核弹的大炮的现代化。某个核武器国家的领导人发表的有限核战争是可能的话引起了人们严重的关注。埃塞俄比亚和其他许多国家以及国际舆论一起反对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对人类生存的空前威胁。

指导埃塞俄比亚外交政策的是众所周知的不结盟国家的原则：尊重和平、正义和平等、民族独立、民族团结，以及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这些原则也是《联合国宪章》以及《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的基石。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我国以极其忧虑地注意到某个主要核大国最近正在集结军备并空前规模地增加军事预算，这损害了国家和国际的社会和经济目标。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我们同样不安地听到同一国家的高级官员拒绝尊重所有国家享有平等权利的原则基础，并对本委员会自己的工作程序，即协商一致原则提出质疑。出于这种考虑，因此当某些委员会成员国对于反对它们的宣传表示不满和忿怒，并对不尊重它们的主权以及不尊重它们在自己国家主权的范围内所采取的行动表示不满和忿怒时，我国代表团表示完全理解。

现在简单谈谈我们这一区域的形势。我们特别关注地注意到印度洋的军事化以及政治安全气候的不断恶化。美国为扩大其快速部署部队而寻求军事基地和设施的政策以及最近进行的战争游戏和演习都是使人们感到深深的忧虑的原因。埃塞俄比亚非常重视《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因此，它对未能按照联大第34/80B号决议于去年在科伦坡召开“印度洋会议”感到遗憾。

我还想提及我国政府仍然深深关注的另一种形势，即南非的核能力对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意味着什么。那些援助南非的核计划并提供其核原料的西方国家继续无视我们对这一地区的关注，但却又呼吁加强核不扩散制度。我们在审议核项目的时候我国代表团将集中注意力着重谈谈这一特别的威胁。

但是，关于目前的国际政治气候和裁军谈判之间是否存在联系的问题，人们已经谈得够多的了。我们的注意力应集中在成千上万枚核弹头的存在所构成的核战争

(特雷费先生, 埃塞俄比亚)

威胁上, 这些弹头的破坏力比1945年摧毁广岛的那颗原子弹大几百万倍。事实是, 由于紧张关系, 特别是由于主要核武器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 使用这些武器的可能性正在迅速增加。因此, 我们不能否认必须认真地集中精力进行实质性谈判工作的紧迫性。考虑到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通过了五十多项裁军决议这一事实, 并鉴于即将召开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 这一紧迫性就特别明显了。

我国代表团不想过早判断第二届特别联大的结果以及现在和今后几个月之间委员会的工作情况。但我们认为, 裁军谈判委员会应重新恢复过去设立过的三个特设工作小组, 以便它们能继续工作, 同时我们将继续就项目1和项目2——全面禁试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设立特设工作小组的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而探索各种途径和方式。直到本星期二, 大家还提出过有益的建议, 例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指出了新的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和期限。

在目前的国际背景下以及在核战争的威胁日益增长的情况下, 埃塞俄比亚代表团欢迎苏美最近就中程核导弹开始的谈判。我们希望, 日内瓦会谈的开始将有助于产生一个为裁军而努力的新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程也同样地将能恢复。

我国代表团还感到高兴的是, 在你的主持下, 关于把外层空间的项目包括在议程内的协商已取得了一致意见。鉴于空间研究和技术正在迅速发展, 现在该是我们关心在军事上使用外层空间的这种不断增长的危险的时候了, 同时其他联合国机构应相应地审议其法律方面以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问题, 因为在这方面, 人类有着无限的机会去发挥其普遍的知识, 以便在解决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特别是在通讯和开发自然资源方面造福于世界上一切国家。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 我们的近期任务是就防止核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的问题进行谈判, 因为, 为建立核攻击预警系统而使用卫星以及外层空间的其他用途都意味着在未来有可能发生空间战争。然而, 这种关注不应转移委员会对其优先项目的注意力。

由于全世界各国和关心裁军的人们对召开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越来越感兴趣, 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草拟一份综合方案草案的工作很自然地是委员会工作中需特别注意的方面。在这一方面确实荣幸的是, 工作小组能有尊敬的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领导, 他以其独到的全面性和熟练的手法主持着该小组的工作。

(特雷费先生, 埃塞俄比亚)

载入第CD/223号、第CD/229号和第CD/230号文件的21国集团的立场反映了我国代表团对《综合裁军方案》中一些问题的看法。这些基于《最后文件》各条款、各代表团都在深入地审查的工作文件,为向第二届特别联大提交一份有意义的裁军方案草案提供了现实而有效的途径。

关于核武器问题,某些代表团把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等同的目的是我国代表团难以接受的。同样,对裁军措施中核裁军问题的优先地位提出质疑的企图也是难以接受的。

关于我们议程中的项目,我想重申,我国代表团希望看到去年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将毫不延迟地继续它们的工作。关于核禁试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这些最高优先项目,我们希望重申我们的意见并强调应紧急地设立这两个特设工作小组。人们不幸地注意到,由于尊敬的美国代表于2月9日在全体会议上就核武器问题所作的一番发言,看来在目前达到这个特定的目标也许是困难的。但在化学武器方面,根据已修改过的工作小组的职权,我们应该能取得更大的进展。在这一方面,有公开报道说美国决定建造一个生产化学武器的设施并为化学武器的生产增拨更大一笔款项,我们认为这是令人遗憾的,因为这必然会加剧化学军备竞赛。我们感到担心的是,由于这种令人不安的发展趋势,化学武器的谈判将越来越复杂。因此,在达成一项化学武器公约方面需要迅速取得进展的紧迫性是不言而喻的。

最后,我愿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报告,我们以极大兴趣收到了这份报告。在瑞典的图尔森夫人的主持下,这份研究报告将不仅为审查军备竞赛的社会和经济后果提供有益的基础,而且将为发展中国家把潜在的资源用于发展的目的找到了答案。我国代表团对图尔森夫人的宝贵贡献表示赞赏。

主席:我感谢你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我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苏联代表团愿对议程上的第一个项目“核禁试”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裁军谈判委员会正开始其工作时首先审议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个优先问题的确极为重要和紧迫，对这一问题的实际解决将符合全人类的重大利益。

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是有关核裁军的所有问题中最尖锐的问题。缔结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将在核武器的改进和进一步扩散的道路上设下障碍。如果进一步拖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那么新型的和甚至更具有毁灭性的核武器的加速发展和生产将会继续下去。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贯积极地主张并继续主张所有国家在一切领域永远全面彻底停止核武器试验。它们赞成尽速解决这个重要和紧迫的问题。

多年来我们一直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实现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支持中立和不结盟国家集团关于建立进行这方面谈判的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在其2月15日的发言中对该工作小组的任务范围提出了措词方案。我们同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的意见。

尽管有一大批国家多年来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尽管联大就这一问题作出许多决议，但由于美国和联合王国阻碍建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和阻碍本委员会就这个项目进行谈判的立场，本委员会中未能开始进行多边谈判。

如你们所知，在七十年代末，在苏联、美国和联合王国之间进行了有关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的三边谈判。从一开始，苏联就谋求确保谈判的成功，并为此采取了重要的步骤以求和其西方伙伴达成协议，苏联提出了有关各个问题的详尽的提案。这些谈判已被美国打断了，我们无法预言其今后的命运如何。

与此同时，考虑到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成员们对这一紧迫事项的极大关注，苏联代表团愿将它对拟定和缔结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问题的一些方面的立场告知本委员会成员。

我们认为，该条约的内容应包括，每个缔约国承担义务在其管辖或控制之下的任何地方，在任何领域禁止、防止和不进行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以及不怂恿、鼓励或参加进行任何其他地方的核武器试验爆炸。

我们认为，该条约应该有一项和平用途核爆炸的议定书作为补充，此议定书应是该条约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并应考虑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五条的规定。根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据该议定书, 缔约国应规定暂停进行和平核爆炸, 不引起、不鼓励、不允许、不参加进行这种爆炸, 直到制定出一项进行这种爆炸的适当程序为止。

我们支持这种意见, 即在该条约生效后, 缔约国应该毫不延迟地继续就进行和平核爆炸的程序问题进行审议。此种程序可载入一项或几项特别协定中并通过对上述议定书进行适当的修正而生效。

我们认为, 为了保证该条约不致损害前已缔结的任何限制军备的协定, 它就不应该再涉及缔约国根据其他国际协定已经作出的、与该条约一致的承诺。我们的看法是, 该条约应规定修改条约的程序并包括允许根据更高的民族利益退出条约的规定。

由于认识到对遵守条约情况的核查问题的重大意义, 我们认为, 缔约国应该使用本国现有的核查技术手段, 以及地震资料的国际交换的可能性。在制定这类措施中, 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够发挥和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其领导下的一个地震专家小组过去多年来一直在进行有成效的工作。

对其他合作的办法特别是交换更多的地震资料也可进行审议。这可以和苏联、美国和联合王国建立和使用具有协议特点的高质量的国家地震站结合起来。

当然, 上述立场已在三边谈判期间阐述, 并写进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有关这些谈判的进度报告中。

可以肯定, 拟订条约的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遗留下来的只有两三个问题, 待取得协议后即可结束谈判。

然而, 由于西方采取了加紧军事准备的政策, 而使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的谈判中断, 而美国现在却宣布, 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整个问题都不紧迫。

苏联赞成毫不拖延地恢复三边谈判, 并愿为其成功的结束竭尽全力。同时, 如我们多次强调过的, 苏联一贯支持和继续支持这一思想, 即应充分利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可能性来成功地进行多边谈判, 目的是停止在一切领域内、由任何人进行的核武器试验。

我们还准备支持由本委员会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提交一份有关拟订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情况的报告的提案。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在结束讲话时, 我想在本委员会中强调一下, 即使最初不是五个核武器国家加入该条约而只有苏美和联合王国三个国家加入的话, 苏联也同意该条约生效。换句话说, 我们重申愿意在最初有苏、美、英三个核武器国家加入的情况下签署该条约, 而不应该等中国和法国加入。在那种情况下, 该条约就会在一段确定的议定的期限内生效, 如果其他核武器国家在固定的时间期满之前签署该条约, 条约即永久有效。

苏联代表团在结束发言之前, 想简要地谈一下在本委员会中几次提出的另一个问题。这就是苏美关于限制欧洲核军备的谈判。在一般性辩论的过程中, 大多数代表团都欢迎这些谈判。其原因是很明显的。世界上到处都对开始进行这些谈判表示满意, 尤其是在欧洲国家内, 在欧洲这些谈判带来了缓和紧张局势, 加深缓和和各国人民之间的信任以及从欧洲以至从全世界消除核浩劫威胁的希望。

同时, 一些西方国家代表的发言对于这些谈判的进展作出带有明显倾向和偏见的评价。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例如, 美国代表于2月9日说, 里根总统关于拆除设置在任何地方的所有中程陆基核导弹的建议在谈判中进行了审议。联合王国代表在其2月11日的发言中说, “双方在陆基中程导弹方面达到零点水平, 将对国际稳定作出重大贡献, 从而也对军备控制在其他领域内工作的进展作出重大贡献”。

美国代表团2月4日提出的所谓“零点选择”和根据这一选择的条约草案也由西方国家的大众新闻工具作为达成一项协议的“建设性”基础广为宣传。

在这方面, 请允许我再一次提请本委员会的成员们注意作为本委员会的一份正式文件(CD/240)印发的列·伊·勃列日涅夫接见社会党国际裁军咨询委员会的代表的报道, 以及标题为“军备竞赛的新的螺旋上升: 生存还是死亡?”的文章。这两篇文章都分析了上述谈判的形势。这篇文章发表在今年2月10日的《真理报》上并且作为苏联驻日内瓦代表团的新闻稿进行了分发。

这篇文章引用列·伊·勃列日涅夫的话说, 谈判的情况“不能不引起某种警惕。”其理由是美国方面越来越明显地不愿寻求符合平等和同等安全原则的解决办法。美国建议的, 并在本委员会中进行宣传的“零点选择”的实质是, 苏联应该单方面消除其所有的中程导弹。结果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中程核武器根本不会减少, 而在苏联欧洲部分的此种武器的数量会削减一半以上”, 因此, “北约组织会在中程核武器运载工具的数量方面获得两倍多的好处以及在核弹头的数量方面获得三倍的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好处。”

至于苏联, 它准备同意一个真正的“零点选择”——这种选择的含义是, 不是由一方单方面裁军, 而是双方全部放弃针对欧洲目标的所有类型的中程核武器, 而且既放弃中程核武器也放弃战术核武器。

这篇文章详细地阐述了苏联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立场, 以及苏联为尽快达成协议提出的建议。

主席: 今天列入发言名单的代表都已发言完毕。还有其他代表团想发言吗?

如你们所知, 我们需要就 1982 年第一期会议的议程和工作计划作出决定, 以及就建立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放射性武器和化学武器的特设工作小组问题作出决定。我听说有关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任务范围进行的协商已经结束, 因而我们今天也许能够处理这个问题。

我想现在暂时停会, 下午 3 时 30 分复会。届时, 我们将就这些问题作出决定。

紧接着, 我们将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 继续审议未决的事项。

全体会议暂停。

下午 1 时 20 分会议暂停, 下午 3 时 30 分复会。

主席: 以大慈大悲真主的名义,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第一百五十六次全体会议复会。扎伊尔代表要求发言, 我接受了他的请求。

巴格巴尼先生(扎伊尔): 主席先生, 在本届会议作第一次发言时, 我国代表团愿和其他代表团一起祝贺你光荣当选为我们委员会 1982 年 2 月份的主席。

你的前任, 印度尼西亚的萨尼大使荣幸地结束了 1981 年会议的工作。他对本委员会工作所作出的积极贡献值得我们感激。

我国代表团愿为蒙特泽莫洛大使过早的去世向意大利代表团表示最真诚的哀悼。

我国代表团欢迎新的同事们参加本委员会的工作, 并十分赞赏瑞典代表团团长

(巴格巴尼先生, 扎伊尔)

图尔森夫人出席本委员会会议。她对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的比较性的研究是对我们委员会工作的一个很积极的贡献。

我们认为, 本届会议特别重要, 因为要求它对裁军领域内四年的工作作出估价, 并向将于1982年6月在纽约召开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交一份有关其活动情况的详细报告。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 裁军谈判委员会将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成败负有很大的责任, 这样说的理由更是因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现有的成员在若干方面是重要的。本委员会包括了所有的核武器国家和那些愿意成为核武器的国家。

那些是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中的核武器国家也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因此它们可以使用其否决权来对违反它们利益的立场表示不同意。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6条规定, 它们在第47条所指的军事参谋团协助下, 也负责制订计划提交联合国会员国以建立军备管制制度, 目的是, 在尽可能少的将世界人力和经济资源转用到军备方面的情况下, 促进建立和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

然而, 为了执行由它们自愿签署的联合国宪章委托给它们的使命, ——恢复重建信任和谅解, 甚至缓和和合作的适宜的气氛, 这就要求所有会员国放弃追求霸权的虚幻竞赛和他们的霸权主义目标。

目前国际关系的特点是缓和崩溃, 冷战恢复, 竭力追求势力范围、基地和原料的大国之间争夺霸权, 军备竞赛, 特别是核军备竞赛, 在这个时候向那些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负主要责任的人说这些话是不现实的, 因为正是由于其政治意愿, 他们才采取了这种态度, 旨在造成一种加剧核大战潜在威胁的普遍的不确定和不信任气氛。

核大战不再是理论推测的一个题目; 由于认真设想在冲突中使用的原子武器的扩散和其体积的缩小, 核大战已经成为一个可信的假设。

战术原子武器的出现, 例如在欧洲部署的中程战术核武器, 与在军事战略方面使用原子武器的概念完全一致, 并且使威慑理论和通过恐怖的均势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理论归于无效。

国际社会对全面彻底裁军这个概念本身的重视应该鼓励各国在不诉诸战争, 不坚持战争和对抗精神的情况下实现其合法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目标。



(巴格巴尼先生, 扎伊尔)

是否有必要由于人类可能容易失去控制的尖端武器的过度积累而将各国、各民族、几代人甚至人类本身的未来作为抵押呢?

人类现在生活在一个任何许诺或破坏行动都可能的时代, 因为人类可能被毁灭本身已经成为目的。在过去, 战争的敌对双方是为一个特定的事业而战斗, 当战争结束时, 有一个胜利者和一个失败者。但是, 用当今世界拥有的武器作战, 就可能甚至肯定不存在什么胜利者或失败者, 因为世界本身将毁灭掉, 因而每一个人都将毁灭。

对全面彻底裁军特别是核裁军进程承担义务, 就意味着接受监督, 特别是有效的国际监督的概念。因此, 应要求核武器国家允许负责监督和核查的机构执行其任务。各国边界和各项设施应向它开放。

南非在某些国家同谋下取得核武器是对非洲国家安全的一个十分严重的威胁。这与我们各国元首们经常表示的使非洲大陆成为非核化地区的愿望是相违背的。我们代表团认为, 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应为此采取措施。

我国代表团将有机会就本届会议议程上的各个项目表达自己的立场, 但我们想在这个时候说出我们的以下看法: 如同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在墨西哥的罗夫莱斯大使干练的主持下进行工作那样, 现在正在特设工作小组中进行的实质性谈判应继续进行下去。应该重建放射性武器、化学武器和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 并应扩大化学武器小组的任务范围。

我国代表团还充分支持再建立两个特设工作小组的想法。一个工作小组进行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 另一个审议停止核军备竞赛以促进核裁军的措施。我们委员会应该考虑第三十六届联大的一些决议。如第36/84号决议和第36/85号决议, 以便使这些决议的执行得到保证, 特别是因为最近一届联大认为我们议程上的头两个项目是最重要的优先事项。

我国代表团高兴地注意到议程项目7将与其他议程项目分开进行审议。

我的国家扎伊尔一贯主张和平解决冲突和争端。它将继续在本委员会的讨论中发表它的意见, 一个不结盟国家的意见, 以便能够实现和平这个取得进步的基本条

(巴格巴尼先生, 扎伊尔)

件和全面彻底裁军的最终目标。

主席: 谢谢你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现在我想谈谈议程和工作计划以及重新建立附属机构的问题。

根据本委员会的议事规则第29条, “临时议程工作计划应由委员会主席在秘书的协助下拟订, 提交委员会审议并通过”。

委员会今天要讨论根据议事规则第29条提出的第47/Rev.2号工作文件。在委员会就第47/Rev.2号工作文件作出决定之前, 我想发表如下的声明:

“有关1982年议程和1982年第一期会议工作计划的通过, 大家有一项谅解, 不在目前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设置核武器的问题可在议程项目2下进行审议, 和去年的做法一样。

考虑到所发表的各种意见, 本委员会将决定在适当的时间举行非正式会议, 以便在第一期会议期间审议议程项目7。在第二期会议期间对这个项目进一步的处理, 将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决定。在审议这一项目时, 将适当考虑到载入联大第36/97C号和第36/99号决议的建议。”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 我就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通过了第47/Rev.2号工作文件。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巴西): 巴西代表团对你刚才就议程和工作计划发表的声明没有反对意见。巴西代表团的进一步活动将根据其工作已确定的优先次序来决定。

主席: 既然没有反对意见, 会议决定如上。

会议决定如上。

赫德尔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由于急切盼望委员会尽早审议实质性的问题, 并不反对按主席在其工作文件中提议的形式协商一致通过委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员会 1982 年的议程。然而，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由于美国及其在北约组织中的亲密盟国采取的消极立场，议程中未能包括禁止核中子武器这个重要项目，如你们所知，早在 1978 年 3 月 9 日，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了一个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的公约草案（第 CCD/559 号文件）。

考虑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在 1981 年夏要求尽早着手进行谈判，目的是拟订这样一项公约并在委员会的范围内建立一个适当的工作小组。然而，当时建立这个工作小组受到了美国代表的阻碍。

很多国家的代表团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和在联合国大会都一再强调这一问题的极端的紧迫性。第三十六届联大通过的第 36/92K 号决议请裁军谈判委员会毫不迟延地在一个适当的组织体制内开始进行关于禁止核中子武器的谈判并向第三十七届联大提交一份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1981 年 9 月 25 日至 28 日举行的出席第三十六届联大的不结盟国家外长和代表团团长会议发表的公报也表达了因中子武器出现所产生的严重关切。1982 年初，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总署理事会通过的决议也要求有关各方防止生产中子武器带来的危险。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认为，拒绝将禁止核中子武器的项目列入议程是与大多数会员国的意见，特别是在联大第 36/92K 号决议中所表达的意见相违背的。

社会主义国家决定在本委员会审议有关议程项目时继续提出这个问题。

主席：现在我想提请委员会注意载有设立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和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决定草案的第 48 号工作文件。

我请本委员会对载于第 48 号工作文件的草案作出决定。如果没有任何意见，我就认为本委员会通过了该决定草案。

会议决定如上。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作为参加作出这项决定前的协商的代表团之一，我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

要对我们现在采取在有关化学武器谈判历史上的这个重要步骤表示真诚的满意。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工作范围在措词上当然还可以进一步改进，但是我们仍愿表示我们的赞赏，特别要向两个参加化学武器双边谈判的国家表示赞赏，它们同意了这个内容广泛的范围，从而也全心全意地同意以克制的态度参加这个十分重要和困难的谈判。

我衷心地希望，有关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任务范围那一段的末尾所提到的尽早的日期并不意味着很远的将来。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南斯拉夫)：我希望代表我国代表团将以下的声明记录在案：南斯拉夫代表团理解到，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任务范围应包括一切化学武器。我这样说的理由是，联合国通过的决议以及第一届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的第 75 段都提到一切化学武器。

主席：应我的请求，今天秘书处分发了载有本委员会下周会议时间表的一个非正式文件。因为如果我们想充分利用现有的时间，很多问题还需要解决，所以这个时间表当然是暂定的。应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的请求，该小组改在星期二下午而不是星期一下午举行会议。我们将继续举行讨论悬而未决问题的非正式会议，由于我们还需要就今天本委员会设立的三个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人选作出决定，因此这三个机构会议的召开日期尚待决定。无论如何，我希望一旦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时，能及时告诉我。

根据本委员会协议的意见，在这次全体会议休会后五分钟，我们将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继续审议非成员国请求参加的问题。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下次全体会议将于 2 月 23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30 分举行。

现在会议休会。

下午 4 时 15 分散会

× × × × ×